

友聲

不僅描繪了揚州美麗動人的江南風貌，更使人想起這位唐朝有名的「算博士」其它幾首「數字妙詩」。如『江男春絕句』：「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村山郭酒旗風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！」還有《題齊安城樓》：「鳴扎江樓角一聲，微陽激激落寒叮。不用憑欄苦回首，故鄉七十五長亭！」勾引起人思鄉之愁，也對中國自古即喜歡用「三」數字的倍數，有一層更深的印像。

鄧桂萍也選了幾首比較現代的中國藝術歌曲和民謠，如曹雪芹的『紅豆詞』、黃自的『踏雪尋梅』、趙元任的『教我如何不想他』、新疆民謠『曲蔓蒂』、四川民謠『瑰花幾時開』有濃厚的四川鄉土味兒，硬是要得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雖然鄧桂萍是中國大陸土生長大，但她高歌一曲的這首台灣民謠『阿里山的姑娘』很是道地，寶島味十足。不僅表現了台灣山地湖光山色的美景，更唱出了原住民載歌載舞歡樂的氣氛。歌聲充滿感情，音色美的如阿里山的姑娘，音感厚重如阿里山的少年。

幾首西洋藝術歌曲和歌劇選曲也非常配襯。Giordani的em Caro Mio Ben、Miller Jackson 的em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、Puccini 的em Oh, Mio Babbino Caro和Catalani 的 em Ebben, N' andro Lontana咬字發音非常清楚，感情表達非常細膩。在場的不少美國聽眾都咋咋稱奇，由衷欽佩一位中國人居然能把西方音樂歌曲意境瞭解得這麼透澈，感情掌握得如此入微。可見好的音樂藝術固然應有當地文化特色，卻不必被國界藩籬所拘限，而可成為全人類共

享的語言財富哩！

但最令人驚喜的是，在唱完了節目單上的曲目後，熱情的聽眾一再歡呼鼓掌要求再來一個。鄧桂萍盛情難卻，與伴奏吳龍先生商量一下，即引吭高歌一曲 Puccini 歌劇的傑作。由於她沒有宣佈歌名，也不是從一般人所熟悉的歌詞 Un Bel di Vedremo 開始，而是從蝴蝶夫人和她的忠誠婢女鈴木的一段對白唱起。所以很多人一開始不知道她在唱什麼。我身旁幾位美國老太太低身問我此何曲也？我遞了一張小條子過去，上面寫道『美好的一日』。剎那間，隨著鄧桂萍那悠揚悅耳的歌聲，和《蝴蝶夫人》那感情極為濃厚的曲調，把很多往事統統都勾引上心頭。其實從蝴蝶夫人和鈴木的對白唱起是極為精彩和有意思的。這段被一般演唱會所忽略的「引子」，技巧地刻畫出鈴木對女主人的忠心耿耿和憂心忡忡。繼而導引出蝴蝶對丈夫的深情忠貞和熱切盼夫歸的『癡心』與『箭厚』，與負情郎平克頓甜言蜜語巧騙蝴蝶，棄妻別戀的『寡情』和『狠心』形成強烈的對比，產生極其感人的張力。並為後來悲劇收場，蝴蝶夫人切腹前的另一段扣人心弦的詠嘆調『別矣，可愛的寶寶』埋下伏筆，一前一後遙相呼應。令人柔腸寸斷，聞者莫不沾巾。

從小學時，學聲樂的家姐川培，無意中引領我聆聽這首歌劇詠嘆調起，多少年來，從台灣、喬治亞州、奧立岡州、到麻州，不知聆聽了多少遍《蝴蝶夫人》，現場歌劇表演也不知觀賞了多少次。每次感觸與日俱深，對可憐的蝴蝶夫人不幸的遭遇至表悲

